宋書

一九



列傳第一

宋書四十一

臣沈約　新撰

后妃

帝祖母號太皇太后母號皇太后妃號皇后漢舊制也晉武帝採漢魏之制置貴嬪夫人貴人是爲三夫人位視三公淑妃淑媛淑儀脩華脩容脩儀婕妤容華充華是爲九嬪位視九卿其餘有美人才人才人爵視千石以下高祖受命省二才人其餘仍用晉制貴嬪魏文帝所制夫

人魏武帝初建魏國所制貴人漢光武所制淑妃魏明帝所制淑媛魏文帝所制淑儀脩華晉武帝所制脩容魏文帝所制脩儀魏明帝所制婕妤容華前漢舊號充華晉武帝所制美人漢光武所制世祖孝建三年省夫人脩華脩容置貴妃位比相國進貴嬪位比丞相貴人位比三司以爲三夫人又置昭儀昭容昭華以代脩華脩儀脩容又中才人充衣以爲散位昭儀漢元帝所制昭容世祖所制昭華魏明帝所制

中才人晉武帝所制充衣前漢舊制太宗泰始元年省淑妃昭華中才人充衣復置脩儀脩容才人良人三年又省貿人置貿婭以備三夫人之數又置昭華增淑容承徽列榮以淑媛淑儀淑容昭華昭儀昭容脩華脩儀脩容爲九嬪婕妤容華充華承徽列榮凡五職班亞九嬪美人中才人才人三職爲散役其後太宗留心後房擬外百官備位置內職列其名品于後

後宮通尹　準錄尚書

紫極戸主　兗輿戸主

官品第一　各置一人並銓六宮

後宮削敘　準尚書令銓六宮

紫極中監尹　銓六宮

兗輿中監尹　銓六宮

宣融戸主　銓六宮

紫極房帥　置一人

兗輿房帥　置一人

官品第二　各置一人

後宮司儀　準左僕射銓人士

後宮司政　準右僕射銓人士

參議女林　準銀青光祿銓人士

中臺侍御尹　銓六宮

宣融僾殿中監尹　銓六宮

采蓺房主　銓六宮

南房主　銓六宮

中藏女典　銓六宮

典坊　銓六宮

樂正　銓六宮

內保　銓人士

學林祭酒　銓人士

昭陽房帥　置一人

徽音房帥　置一人

宣融房帥　置一人

官品第三　各置一人

後宮都掌治職　置二人　準左右丞位比尚書銓人士

後宮殿中治職　置一人　準左民尚書銓人士

後宮源典治職　置一人準祠部尚書銓人士

後宮穀帛治職　置一人準度支尚書

中傅　置一人銓人士

後宮校事女史　置一人銓人士

紫極中監女史　置一人銓人士

兗輿中監女史　置一人銓人士

紫極房參事　置人無定數銓人士有限外

宣融房參事　置人無定數銓人士有限外

中臺侍御奏案女史　置一人銓人士

贊樂女史　置一人銓人士

中訓女史　置一人銓人士

女祝史　置一人

紫極中監典　置一人

光興中監典　置一人

典樂帥　置人無定數有限外

紫極房廉帥祭酒　置一人

光興房廉帥祭酒　置一人

宣融房廉帥祭酒　置一人

官品第四

後宮通關參事　置一人

景德房參事　置人無定數銓人士

采藝房參事　置人無定數銓人士

南房參事　置人無定數銓人士

內房參事　置人人銓人士

校學女史　置一人銓人士

後宮中房帥　置二人

後宮源典帥　置二人

後宮穀帛帥　置二人
中臺帥　置一人
中臺侍御起居帥　置二人
中臺侍御詔誥帥　置二人
斯男房帥　置一人
宣豫房帥　置一人
景德房帥　置一人
采藝房帥　置一人
中藏帥　置一人

內坊帥　置一人
南房帥　置一人
外華房帥　置一人
招慶房帥　置一人
紫極諸房㢘帥　置人無定數有限外
紫極中監省帥　置一人
紫極殿帥　置六人
炎興殿帥　置四人
徽音監帥　置一人

徽章監帥　置一人

宣融便殿中監典　置一人

清商帥　置人無定數

總章帥　置人無定數

左西章帥　置人無定數

右西章帥　置人無定數

中廚帥　置一人

官品第五

中臺侍御執衛　置人無定數

中臺侍御監閨師　置二人
中臺侍御監司師　置二人
宣融便殿師　置一人
永巷師　置一人
後宮都掌内史　置二人
後宮殿中内史　置一人
後宮源典内史　置一人
後宮穀帛内史　置二人
後宮監臨内史　置二人

中臺侍御執法內史　置一人

中臺侍御典內史　置二人

中臺侍御節度內史　置二人

中臺侍御應內史　置六人

紫極房內史　置一人

兊輿房內史　置一人

助教　置一人

絲製師　置人無定數

裝飾師　置人無定數

繡帥　置人無定數
織帥　置人無定數
學林館帥　置一人
宮閨帥　置一人
教堂帥　置人無定數有限外
監解帥　置人無定數
累室帥　置人無定數
行病帥　置人無定數

官品第六

合堂帥　置二人
御淸帥　置一人
監夜帥　置一人
諸房禁防　置人無定數
三廂禁防　置三人
諸房廚帥　各置一人
中廚廉　置三人
應閨　置六人
諸應閤　置人無定數

宮闈史　置一人

官品第七

諸房中掾　各置一人

中藏掾　各置二人

比五品勅吏

紫極供殿直倀

光興供殿直倀

總章伎倀

侍御扶侍

主衣　準二衛五品敕吏比六品

供殿左右紫極置二十人光興置十人

左右守藏　置四人

典樂人　比諸房禁防

作倀　比王官

供殿給使紫極置二十人光興置十人

典殿　置人無定數

比官人

紫極三廂給事　置十人

全堂給使　置五人

宮闈給使　置六人

比房

孝穆趙皇后諱安下邳僮人也祖彪字世範治書侍御史父裔字彥胄平原太守后以晉穆帝升平四年嬪孝皇晉哀帝興寧元年四月二日

生高祖其日后以產疾殂于丹徒官舍時年二
十一葬晉陵丹徒縣東鄉練壁里雩山宋初追
崇號謚陵曰興寧永初二年有司奏曰大孝之
德盛於榮親一人有慶光被萬國是以靈文寵
於西京壽張顯於隆漢故平原太守趙裔故洮
陽令蕭卓並外屬尊戚不逮休寵臣等仰述
聖思遠稽舊章並可追贈光禄大夫加金章
紫綬裔命婦孫可豫章郡建昌縣君卓命婦趙
可吳郡壽昌縣君孫氏東莞人也其年又詔曰

推恩之禮在情所同故內樹宗子外崇后屬爰自漢魏咸遵斯典外祖趙充祿蕭充祿名器雖隆茅土未建並宜追封開國縣矦食邑五百戶於是追封裔臨賀縣矦裔長子宣之仕至江乘令蚤卒無子以弟孫襲之繼宣之紹封襲之卒子祖憐嗣齊受禪國除宣之弟倫之自有傳

孝懿蕭皇后諱文壽蘭陵蘭陵人也祖亮字保祚侍御史父卓字子略洮陽令孝穆后殂孝皇帝娉后為繼室生長沙景王道憐臨川烈武王道

規義熙七年拜豫章公太夫人高祖爲宋王又加太妃之號高祖以十二年北伐仍停彭城壽陽至元熙二年入朝因受晉禪在外凡五年后常留東府高祖踐祚有司奏曰臣聞道積者慶流德洽者禮備故祇敬表於崇高嘉號彰於盛典伏惟太妃母儀之德化穆不言保翼之訓允被洪業雖幽明同慶而稱謂未窮稽之前代禮有恒準宜式遵舊章允副羣望臣等參受宋王太后號故有司奏猶稱太妃也上以恭孝爲行

奉太后素謹及即大位春秋已高每旦入朝太
后未嘗失時刻少帝即位加崇曰太皇太后景
平元年崩于顯陽殿時年八十一遺令曰孝皇
背世五十餘年古不祔葬且漢世帝后陵皆異
處今可於塋域之內別爲一壙孝皇陵墳本用
素門之禮與王者制度奢儉不同婦人禮有所
從可一遵往式乃開別壙與興寧陵合墳初高
祖微時貧約過甚孝皇之殂葬禮多闕高祖遺
旨太后百歲後不須祔葬至是故稱后遺旨施

行卓初與趙裔俱贈金紫光祿大夫又追封封陽縣侯妻下邳趙氏封吳郡壽昌縣君卓子源之襲爵源之見子思話傳

武敬臧皇后諱愛親東莞人也祖汪字山甫尚書郎父字儁宣乂郡功曹后適高祖生會稽宣長公主興弟高祖以儉正率下后恭謹不違及高祖興復晉室居上相之重而后器服麤素不為親屬請謁義熙四年正月甲午殂於東城時年四十八追贈豫章公夫人還葬丹徒高祖臨

崩遺詔留葬京師於是備法駕迎梓宮祔葬初
寧陵宋初追贈儁金紫光禄大夫妻高密叔孫
氏封永陵平鄉君儁子壽壽弟熹熹子質自
有傳
武帝張夫人諱闕不知何郡縣人也義熙初得
幸高祖生少帝又生義興恭長公主惠媛永初
元年拜爲夫人少帝卽位有司奏曰臣聞嚴親
敬始所因者本充孝之道由中被外伏惟夫人
德竝坤元徽音允劭發祥兆慶誕啓聖明宜崇

極徽號允備盛則從春秋母以子貴之義遵漢晉推崇之典謹上尊號爲皇太后宮曰永樂少帝旣廢太后還璽紱隨居吳縣太祖元嘉元年拜營陽王太妃三年薨

少帝司馬皇太妃諱茂英河內溫人晉恭帝女也初封海鹽公主少帝以公子尚焉宋初拜皇太子妃少帝卽位立爲皇后元嘉元年降爲營陽王妃又爲南豐王大妃十六年薨時年四十七

武帝胡婕妤諱道女淮南人義熙初爲高祖所

納生文帝五年被譴賜死時年四十二葬丹徒
高祖踐阼追贈婕好太祖即位有司奏曰臣聞
德厚者禮尊慶深者位極故閟宮既構咏歌先
妣園陵崇衞聿追來孝伏惟先婕好柔明塞
淵光備六列德昭巛範訓洽母儀用能啓祚聖明
奄宅四海嚴親莫逮天祿永違臣等遠準春秋
近稽漢晉謹上尊號曰章皇太后陵曰熙寧立
廟於京師太后兄子元慶位至奉朝請
文帝袁皇后諱齊嬀陳郡陽夏人左光祿大夫

敬公湛之庶女也毋本卑賤后年五六歲方見
舉後適太祖初拜宜都王妃生子劭東陽獻公
主英娥上待后恩禮甚篤袁氏貧薄后每就
上求錢帛以贍與之上性節儉所得不過三五
万三五十匹後潘淑妃有寵愛傾後宮咸言所
求無不得后聞之欲知信否乃因潘求三十万
錢與家以覩上意信昔便得因此恚恨甚深稱
疾不復見上上每入必他處回避上數掩伺之不
能得始興王濬諸庶子問訊后未嘗視世后遂

憒恚成疾元嘉十七年疾篤上執手流涕問所欲不言后視上良久乃引被覆面崩于顯陽殿時年三十六上甚相悼痛詔前永嘉太守顏延之爲哀策文甚麗其辭曰龍輴纚綍容翟結驂皇塗昭列神路幽嚴皇帝親臨祖饋躬瞻宵載飾遺儀於組旒想徂音乎珩珮悲黼筵之移御痛翬褕之重晦降輿客位撤奠殯階乃命史臣誄德述懷其辭曰倫昭儷昇有物有憑圓精初鑠方祇始凝昭哉世族祥發慶膺祕儀景

胃圖光玉繩昌輝在陰柔明將進率禮蹈和穪
詩納順委自待年金聲夙振亦旣有行素章增
絢象服是加言觀惟則俾我王風始基嬪德蕙
問川流芳猷淵塞方江泳漢再謡南國伊昔不
造洪化中微用集寶命仰陟天機釋位公宮登
耀紫闈欽若皇姑允迪前徽孝達寧親敬行宗
祀進思才淑傍綜圖史發音在咏動容成紀壼
政穆宣房樂昭理坤則順成星軒潤飾德之所
届惟深必測下節震騰上清朓側有來斯雍

無思不極謂道輔仁司化莫晰象物方臻眡祲
告沴大和既融收華委世蘭殿長陰椒塗弛衛
嗚呼哀哉戒凉在律杪秋即穸霜夜流唱曉月
升魄八神警引五輅遷迹噭噭儲嗣哀哀列辟
灑零玉墀雨泗丹掖撫存悼亡感今懷昔嗚呼
哀哉南背國門北首山園僕人案節服馬顧轅
遙酸紫蓋眇泣素軒滅綵清都夷體壽原邑野
淪鸛戎夏悲嚾來芳可述徂篤弗援嗚呼哀哉
策既奏上自益撫存悼亡感今懷昔八字以致

其意焉有司奏謚宣皇后上特詔曰元初后生劭自詳視之馳白太祖此兒形皃異常必破國亡家不可舉便欲殺之太祖狼狽至后殿户外手撥幔禁之乃止后亡後常有小小靈應沈美人者太宗所幸也嘗以非罪見責應賜死從后昔所住徽音殿前度此殿有五閒自后崩後常閉美人至殿前流涕大言曰今日無罪就死先后若有靈當知之殿諸窻戶應聲豁然開職掌遽白太祖太祖驚往視之美人乃得釋大

明五年世祖詔曰昔漢道既衰博平煇絕魏國方安嘉憲啓策皆因心所弘酌典治誥亾外祖親王夫人柔德淑範允啓坤載屬內位闕正攝饋闈庭儀被芳蘭問宣戚里永言感遠思追榮秩宜式傍鴻則敬登徽序乃追贈豫章郡新淦縣平樂鄉君后之所生母也又詔趙蕭臧允祿表敬公平樂郡君墓先未給塋戶加世數已遠胤嗣衰陵外戚尊屬不宜使墳塋蕪穢可各給塋戶三以供灑埽后父湛之自有傳

文帝路淑媛諱惠男丹楊建康人也以色皃選入後宮生孝武帝拜爲淑媛年旣長無寵常隨世祖出蕃世祖入討元凶淑媛留尋陽上卽位遣建平王宏奉迎有司奏曰臣聞曆集周邦徽音充嗣氣淳漢國沙麓發祥符在上代業隆胙遠未有不敷陰教以闡洪基膺淑慶以載聖哲者也伏惟淑媛柔明內昭徽儀外範合靈初迪則庾姬仰燿引訓蕃闈則家邦被德民應惟和神屬惟祉故能誕鍾睿躬用集大命固靈根於

旣頌融盛劉平中興載厚化深聲詠允緝宜式
諧舊典恭享極號奉尊號曰皇太后宮曰崇憲
太后居顯陽殿上於閨房之內禮敬甚寡有所
御幸或留止太后房內故民閒諠然咸有醜聲
宮掖事祕莫能辨也孝建二年追贈太后父興
之散騎常侍興之妻徐氏餘杭縣廣昌鄉君大
明四年太后弟子撫軍參軍瓊之上表曰先臣
故懷安令道慶賦命乖辰自違明世敢緣衞戍
請名之典特乞雲雨微沾灑潤詔付門下有司

承旨奏贈給事中瓊之及弟休之茂之竝超顯職太后頗豫政事賜與瓊之等財物家累千金居處服器與帝子相侔瓊之宅與太常王僧達竝門嘗盛車服衛從造僧達僧達不爲之禮瓊之以訴太后太后大怒告上曰我尚在而人皆陵我家死後乞食矣欲辠僧達上曰瓊之秊少自不宜輕造詣王僧達貴公子豈可以此事加辠大明五秊太后隨上廵南豫州妃主以下竝從廢帝卽位號太皇太后太宗踐阼號崇憲太

后初太宗少失所生爲太后所攝養世祖盡心祇事而太后撫愛亦篤及上卽位供奉禮儀不異舊日有司奏曰夫德敷於內典章必遠化覃于外徽號宜宣伏惟皇太后懿聖自天母儀允著義明八遠道變九圍聖明登御晷胙攸改皇太后宜卽前號別居外宮詔曰朕備丁艱罰蚤嬰孤苦特蒙崇憲太后聖訓撫育谷在蕃閫常奉藥膳中迫凶威抱懷莫遂今泰運初啓情典獲申方欲親奉晨昏盡歡閨禁不得如所奏尋

崩時季五十五遷殯東宮𨵿門題曰崇憲宮上又
詔曰朕幼集茶蓼夙憑德訓龕龍誕定業寔資仁
範恩著屯夷有兼常慕夫禮沿情施義循事立
可特齊衰三月以申追仰之心謚曰昭皇太后
葬世祖陵東南號曰脩寧陵先是晉安王子勛
未卒巫者謂宜開昭太后陵以爲厭勝脩復倉
卒不得如禮上性忌慮將來致灾泰始四年夏
詔有司曰崇憲昭太后脩寧陵地大明之世久
所考卜前歲遭諸蕃之難禮從權安奉營倉卒

未暇營改而塋隧之所山原卑陋頃季積壞日有滋甚恒費修整終無永固且詳考地形殊乖相勢朕蚤蒙慈遇情禮兼常思使終始之義載彰幽顯史官可就巖山左右更宅吉地明審龜筮須選令辰式遵舊典以禮刱制令中寓雖寧邊虜未息營就之功務在從簡舉言尋悲情如切割有司奏北疆未緝戎役是務禮之詳略各沿時宜臣等參議脩塋陵玄宮補治毀壞權施油殿暫出梓宮事畢即窆於事爲允詔可瓊之

爲衡陽内史先后卒廢帝景和中以休之爲黄
門侍郎茂之左軍將軍並封開國縣侯邑千戶
又追贈興之侍中金紫光禄大夫謚曰孝侯道
慶散騎常侍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謚曰敬
侯立道慶女爲皇后以休之爲侍中茂之黄門
郎太宗廢幼主欲説太后之心乃下令書曰太
皇太后蚤彩愛遇洽情卽事同於天屬前車騎
咨議參軍路休之前丹楊丞路茂之崇憲密戚
蚤延榮貫並懷所勤宜殊恒飾休之可黄門侍

郎領步兵校尉茂之可中書侍郎太宗未即位故稱令書茂之又遷司徒從事中郎休之桂陽王休範鎮北咨議參軍太宗殺世祖諸子因此陷休之等宥其諸子

孝武文穆王皇后諱憲嫄琅邪臨沂人元嘉二十年拜武陵王妃生廢帝豫章王子尚山陰公主楚王臨淮康哀公主楚佩皇女楚琇康樂公主脩明世祖在蕃后甚有寵上入伐凶逆后留尋陽與太后同還京都立爲皇后大明四年后

率六宮躬桑于西郊皇太后觀禮上下詔曰朕卜祥大昕測辰拂羽爰詔六宮親蠶川室皇太后降鑾從御佇蹕觀禮綠遽既具玄紞方脩庶儀發椒闈化動中縣妃主以下可量加班錫廢帝卽位尊曰皇太后宮曰永訓其年崩于含章殿時年三十八祔葬景寧陵后父偃字子游晉丞相導玄孫尚嘏之子也母晉孝武帝女鄱陽公主宋受禪封永成君偃尚高祖第二女吳興長公主諱榮男少歷顯官黃門侍郎祕書監侍

中元嘉末爲散騎常侍右衛將軍世祖卽位以后父授金紫光祿大夫領義陽王師常侍如故遷右光祿大夫常侍王師如故優謙虛恭謹不以世事關懷孝建二年卒時年五十四追贈開府儀同三司本官如故謚曰恭公長子藻位至東陽太守尚太祖第六女臨川長公主諱英媛公主性妒而藻別愛左右人吳崇祖前廢帝景和中主讒之於廢帝藻坐下獄死主與王氏離婚太始初以主適豫章太守庾沖遠未及成禮

而沖遠卒宋世諸主莫不嚴妒太宗每疾之湖孰令袁慆妻以妒忌賜死使近臣虞通之撰妒婦記左光禄大夫江湛孫斆當尚世祖女上乃使人為斆作表讓婚曰伏承詔旨當以臨海公主降嬪榮出望表恩加典外顧審輶蔽伏用憂惶臣寒門頽族人凡質陋閶閤有對本隔天姻如臣素流室貧業寡年近將冠皆已有室荊釵布帬足得成禮每不自解無偶迄兹謀訪莫尋素族弗問自惟門慶屬降公主天恩所覃容及

醜末懷憂抱惕慮不獲免徵命所當果膺茲舉雖門泰宗榮於臣非華仰緣聖獎冒陳愚實自晉氏以來配尚王姬者雖累經美胄亟有名才至如王敦懾氣桓溫斂威真長佯愚以求免子敬炙足以違詔王偃無仲都之質而倮露於北階何瑀闕龍工之姿而投軀於深井謝莊殆自同於矇室殷沖幾不免於彊鉏數人者非無才意而勢屈於崇貴事隔於聞覽吞悲茹氣無所逃訴制勒甚於僕隸防閑過於婢妾往來出入

人理之常當賓待客朋從之義而令埽轍息駕無闚門之期廢筵抽席絕接對之理非唯交友離異乃亦兄弟疏闊第令受酒肉之賜制以動靜監子荷錢帛之私節其言笑姆妳爭媚相勸以嚴妮媪競前相諂以急第令必凡庸下才監子皆葭萌愚豎議舉止則未閑是非聽言語則謬於虛實姆妳敢恃耆舊唯贊妒忌尼媪自倡多知務檢口舌其間又有應答問訊卜筮師母乃至殘餘飲食詰辨與誰衣被故敝必責頭領

又出入之宜繁省難衷或進不獲前或入不聽
出不入則嫌於欲疏求出則疑有別意召必以
三晡爲期遣必以日出爲限夕不見晚魄朝不
識曙星至於夜步月而弄琴書撰袂而披卷一
生之内與此長乖又聲影裁聞則少婢奔迸裾
袂向席則老醜叢來左右整刷以疑寵見嫌賓
客未冠以少容致斥禮則有列媵象則有貫魚
本無嫚嫡之嫌豈有輕婦之誚況今義絶傍和
虔恭正匹而每事必言無儀適設辭輒言輕易

我又竊聞諸主集聚唯論夫族緩不足爲急者
法急則可爲緩者師更相扇誘本其恒意不可
貸借固實常辭或言野敗去或言人笑我雖家
曰私理有甚王憲發口所言恒同科律王藻雖
復彊很頗經學涉戲笑之事遂爲冤魂褚曖憂
憤用致夭絕傷理害義難以具聞夫螽斯之德
實致克昌專妒之行有妨繁衍是以尚主之門
往往絕嗣駙馬之身通離釁咎以臣凡弱何以
克堪必將毀族淪門豈伊身眚前後嬰此其人

雖衆然皆患彰遐邇事融天朝故吞言咽理無
敢論訴臣幸屬聖明矜照由道弘物以典處親
以公臣之鄙懷可得自盡如臣門分世荷殊榮足
守前基便預提拂清官顯宦或由才外一叨婚
戚感有恩假是以仰冒非空披露丹實非唯上陳
一己規全身願寔乃廣申諸門憂患之切伏願天
慈照察特賜蠲停使燕雀微羣得保叢蔚蠢物
含生自己彌篤若恩詔難降披請不申便當刊
膚剪髮投山竄海太宗以此表徧示諸主於是

臨川長公主上表曰妾遭隨奇薄絕於王氏私
庭嚚戾致此分異今孤疾煢然假息朝夕情寄
所鍾唯在一子契闊荼炭特兼憐愍否泰枯榮
繫以爲命實顧中其門舋還爲母子推遷僶俛
未及自聞先朝慈愛鑒妾丹衷若賜使息徹歸
第定省仰摸天旨或有可尋今事追誠切不顧
典憲敢緣恩,觸冒披聞特乞還身王族守養
弱嗣雖死之日實甘於生許之藻父懋昇明末
貴達懋父偃太宰從事中郎蚤卒追贈黃門侍

郎弟臻昇明末顯官

前廢帝何皇后諱令婉廬江灊人也孝建三年納爲皇太子妃大明五年薨于東宮徽光殿時年十七葬　謚曰獻妃上更爲太子置内職二等曰保林曰良娣納南中郎長史太山羊瞻女爲良娣宜都太守袁僧惠女爲保林廢帝即位追崇獻妃曰獻皇后太宗践阼遷后與廢帝合葬龍山北后父瑀字稺玉晉尚書左僕射澄曾孫也祖融太司農瑀尚髙祖少女豫章康長公主

諱欣男公主先適徐喬美容色聰敏有智數太祖世禮待特隆瑀豪競於時與平昌孟靈休東海何勗等並以輿馬驕奢相尚公主與瑀情愛隆密何氏外姻疏戚莫不沾被恩紀瑀歷位清顯至衛將軍大明八年公主薨瑀墓開世祖追贈金紫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子邁尚太祖第十女新蔡公主諱英媚邁少以貴戚居顯官好犬馬馳逐多聚才力之士有墅在江乘縣界去京師三十里邁每游履輒結駟連騎武士成群大

明末爲豫章王子尚撫軍咨議參軍加寧朔將
軍南濟陰太守廢帝納公主於後宫僞言薨殞
殺一婢送出邁第殯葬行喪禮常疑邁有異圖
邁亦招聚同志欲因行幸廢立事覺廢帝自出
討邁誅之太宗即位追封建寧縣侯食邑五百
戶子旻倩嗣齊受禪國除瑀兄子亮孝建初爲
桂陽太守丞相南郡王義宣爲逆遣參軍王師
壽斷桂陽道似防廣州刺史宗慤收亮斬之官
至新安內史亮弟恢廢帝元徽初爲廣州刺史

未之鎮坐國哀朞晦不到免官復起爲都官尚書未拜卒恢弟誕司徒右長史誕弟衍最知名性躁動太宗初爲建安王休仁司徒從事中郎仍除黃門郎未拜竟求轉司徒司馬得司馬復求太子右率拜右率一二日復求侍中旬日之閒求進無已不得侍中以怨詈賜死

文帝沈婕妤諱容　人也納於後宮爲美人生明帝拜爲婕妤元嘉三十年卒時四十葬建康之莫府山世祖即位追贈湘東國太妃

太宗即位有司奏曰昔亟都追遠正邑纒哀緬
慕德義敬奉園陵先太妃德履端華徽景明峻
風兊宸掖訓流國闈鞠聖誕靈蚤捐鴻祚臣等
遠模漢冊近儀晉典謹上尊號爲皇太后下禮
官議謚謚曰宣太后陵號曰崇寧以太后弟道
慶爲給事中泰始三年卒追贈通直散騎常侍
賜爵縣侯又追贈太后父散騎常侍母王氏成
樂鄉君
明恭王皇后諱貞風琅邪臨沂人也元嘉二十

五年拜淮陽王妃太宗改封湘東王妃生晉陵長
公主伯姒建安長公主伯媛太宗即位立爲皇后
上常宮内大集而贏婦人觀之以爲懽笑后以扇障
面獨無所言帝怒曰外舍家寒乞今共爲笑樂何
獨不視后曰爲樂之事其方自多豈有姑姊妹集
聚而贏婦人形體以此爲樂外舍之爲懽適實
與此不同帝大怒遣后令起后兄揚州刺史景
文以此事語從舅陳郡謝緯曰后在家爲懧
弱婦人不知今段遂能剛正如此廢帝即位

尊為皇太后宮曰弘訓廢帝失德太后每加勗譬始者猶見順從後狂慝轉甚漸不悅元徽五年五月五日太后賜帝玉柄毛扇帝嫌其毛柄不華因此欲加酖害已令太醫煑藥左右人止之曰若行此事官便應作孝子豈復得出入狡獪帝曰汝語大有理乃止順帝即位齊王秉權宗室劉晃劉綽卜伯興等有異志太后頗與相關順帝禪位太后與帝遜于東邸因遷居丹陽宮拜汝陰王太妃順帝殂於丹陽更立第京邑建元元年薨于第時年四十四

追加號謚葬以宋后禮文僧朗事別見景文傳
明帝陳貴妃諱妙登丹陽建康人屠家女也世
祖常使尉司採訪民閒子女有姿色者太妃家
在建康縣界家貧有草屋兩三間上出行問尉
曰御道邊那得此草屋當由家貧賜錢三万令
起瓦屋尉自送錢與之家人並不在唯太妃在家
時年十二三尉見其容質甚美即以白世祖於
是迎入宮在路太后房內經二三年再呼不見
幸太后因言於上以賜太宗始有寵一年許衰

歇以乞李道兒尋又迎還生廢帝故民中皆呼廢帝爲李氏子廢帝後每自稱李將軍或自謂李統太宗即位拜貴妃禮秩同皇太子妃廢帝踐阼有司奏曰臣聞河龍啓聖理浹民神郊電基皇慶爍天地故資敬之道粹古銘風沿貴之誼眇代凝則伏惟貴妃含和日晷表淑星樞徽音峻古柔光照世聲華帝掖軌秀天嬪景發皇明祚昌睿命而備物之章未換彝策遠酌前王允陟鴻典臣等參議謹上尊號曰皇太妃

輿服一如晉孝武帝太后故事置家令一人改諸國太妃曰太妃（妃音怡）宮曰弘化追贈太妃父金寶散騎常侍金寶妻王氏永世縣成樂鄉君昇明初降爲蒼梧王太妃伯父照宗中書通事舍人叔佖念步兵校尉兄敬元通直郎南魯郡太守佖念大通貨賄侵亂朝政昇明初賜死

後廢帝江皇后諱簡珪濟陽考城人北中郎長史智淵孫女太始五年太宗訪求太子妃而雅信小數名家女多不合后弱小門無彊蔭以卜筮最

吉故爲太子納之諷朝士州郡令獻物多者將直百金始興太守孫奉伯止獻琴書其外無餘物上大怒封藥賜死既而原之太子即帝位立爲皇后帝既廢降爲蒼梧王妃智淵自有傳

明帝陳昭華諱法容丹陽建康人也太宗晚年痿疾不能内御諸弟姬人有懷孕者輒取以入宮及生男皆殺其母而以與六宮所愛者養之順帝桂陽王休範子也以昭華爲母焉明帝崩昭華拜安成王太妃順帝即位進爲皇太妃順

帝禪位去皇太妃之號
順帝謝皇后諱梵境陳郡陽夏人右光祿大夫
莊孫女也昇明二年立爲皇后順帝禪位降爲
汝陰王妃莊自有傳
史臣曰飲食男女民之大欲存焉故聖人順民情
而爲之度王宮六列士室二等皆司事設防典文
曲立若夫義篤閨闈化形邦國古先哲王有以
之致治者矣夫后妃專夕配以德升姬嬙並御
進非色幸欲使情有覃被愛罔偏流專貞內

表妖蠱外息至於降班在四簪珥成行同列者三環珮係鑾乃可以燮理陰教輔佐君德宋氏籍晉世令典嬪納有章俔天作儷必四岳之後雖正位天閨禮亢尊極而衰歇易兆恩宴難留一謝屬車之塵永隔青蒲之地是故元后憤終良有以也自元嘉以降內職稍繁椒庭綺觀千門万戶而淫糚怪飾變炫無窮自漢氏昭陽之輪奐魏室九華之照曜曾不能槩其万一徒以所選止於軍署之內徵引極乎廝皁之間非

晉氏採擇濫及冠冕也且愛止帷房權無外授
戚屬餼賚歲時不過肴漿斯為美矣及太祖
之傾惑潘嫗謀及婦人大明之淪溺殷姬竝后正
嫡至使多難起於肌膚弁命行於同產又況進
於此者乎以斯言之三代二漢之亡於淫嬖非不
幸也

宋書四十二

列傳第二

臣沈約新撰

劉穆之

王弘

劉穆之字道和小字道民東莞莒人漢齊悼惠王肥後也世居京口少好書傳博覽多通爲濟陽江敳所知敳爲建武將軍琅邪内史以爲府主簿初穆之嘗夢與高祖俱泛海忽值大風驚懼俯視船下見有二白龍夾舫既而至一山峯

曁聳秀林樹繁密意甚悅之及高祖克京城問何無忌曰急須一府主簿何由得之無忌曰無過劉道民高祖曰吾亦識之即馳信召焉時穆之聞京城有叫譟之聲晨起出陌頭屬與信會穆之視不言者久之旣而反室壞布裳爲絝往見高祖高祖謂之曰我始舉大義方造艱難須一軍吏甚急卿謂誰堪其選穆之曰貴府始建軍吏實須其才倉卒之際當略無見踰者高祖笑曰卿能自屈吾事濟矣即於坐受署從平京

邑高祖至始諸大處分皆倉卒立定並穆之所建也遂委以腹心之任動止咨焉穆之亦竭節盡誠無所遺隱時晉綱寛弛威禁不行盛族豪右負勢陵縱小民窮䠞自立無所重以司馬元顯政令違舛桓玄科條繁密穆之斟酌時宜隨方矯正不盈旬日風俗頓改遷尚書祠部郎復爲府主簿記室録事參軍領堂邑太守以平桓玄功封西華縣五等子義熈王季揚州刺史王謐薨高祖次應入輔劉毅等不欲高祖入議以中

領軍謝混爲揚州或欲令高祖於丹徒領州以内事付尚書僕射孟昶遣尚書右丞皮沈以二議咨高祖沈先見穆之具説朝議穆之僞起如廁即密疏白高祖曰皮沈始至其言不可從高祖既見沈且令出外呼穆之問曰卿云沈言不可從其意何也穆之曰昔晉朝失政非復一日加以桓玄簒奪天命已移公興復皇祚勳高萬古既有大功便有大位位大勳高非可持久公今日形勢豈得居謙自弱遂爲守藩之將劉孟

諸公與公俱起布衣共立大義本欲臣主成勲以取富貴耳事有前後故一時推功非爲委體心服宿定臣主之分也力敵勢均終相吞咀揚州根本所係不可假人前者以授王謐事出權道豈是始終大計必宜若此而已哉今若復以他授便應受制於人一失權柄無由可得而公功高勲重不可直置疑畏交加異端互起將來之危難可不熟念今朝議如此宜相酬答必云在我厝辭又難唯應云神州治本宰輔崇要興喪所

階宜加詳擇此事旣大非可懸論便暫是入朝共
盡同異公至京彼必不敢越公更授餘人明矣
高祖從其言由是入輔從征廣固還拒盧循常
居幙中畫𠷣決斷衆事劉毅等疾穆之見親每
從容言其權重高祖愈信仗之穆之外所聞見
莫不大小必白雖復閭里言謔塗陌細事皆一
二以聞高祖每得民間委密消息以示聰明皆
由穆之也又愛好賓遊坐客恒滿布耳目以爲
視聽故朝野同異穆之莫不必知雖復親暱短

長皆陳奏無隱人或讒之穆之曰以公之明將來會自聞達我蒙公恩義無隱諱此張遼所以告關羽欲叛也高祖舉止施爲穆之皆下節度高祖書素拙穆之曰此雖小事然宣彼四遠願公小復留意高祖既不能厝意又稟分有在穆之乃曰但縱筆爲大字一字徑尺無嫌大既足有所包且其名亦美高祖從之一紙不過六七字便滿凡所薦達不進不止常云我雖不及荀令君之舉善然不舉不善穆之與朱齡石並

便尺牘常於高祖坐與齡石答書自旦至中
穆之得百函齡石得八十函而穆之應對無廢
也轉中軍太尉司馬八年加丹陽尹高祖西討
劉毅以諸葛長民監留府總攝後事高祖疑長
民難獨任留穆之以輔之加建威將軍置佐吏
配給實力長民果有異謀而猶豫不能發乃屏
人謂穆之曰悠悠之言皆云太尉與我不平何
以至此穆之曰公泝流遠伐而以老母稚子委
節下若一毫不盡豈容如此邪意乃小安高祖

還長民伏誅十年進穆之前將軍給前軍府
年布万匹錢三百万十一年高祖西伐司馬休
之中軍將軍道憐知留任而事無大小一決穆
之遷尚書右僕射領選將軍尹如故十二年高
祖北伐留世子爲中軍將軍監太尉留府轉
穆之左僕射領監軍中軍二府軍司將尹領
選如故甲仗五十人入居東城穆之內總朝政
外供軍旅決斷如流事無擁滯賓客輻輳求訴
百端內外諮稟盈堦滿室目覽辭訟手答牋書

耳行聽受口並酬應不相參涉皆悉贍舉又數
客賔言談賞笑引日亘時未嘗倦苦裁有
閑暇自手寫書尋覽篇章校定墳籍性奢豪
食必方丈旦輒爲十人饌穆之旣好賔客未嘗
獨餐每至食時客止十人以還者帳下依常下
食以此爲常嘗白高祖曰穆之家本貧賤贍生
多闕自叨忝以來雖每存約損而朝夕所須微
爲過豐自此以外一毫不以負公十三年疾篤
詔遣正直黃門郎問疾八十一月卒時年五十八

高祖在長安聞問驚慟哀惋者數日十一年欲頓駕關中經略趙魏穆之既卒京邑任虛乃馳還彭城以司馬徐羨之代管留任而朝廷大事常決穆之者並悉北諮穆之前軍府文武二万人以三千配羨之建威府餘悉配世子中軍府追贈穆之散騎常侍衞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高祖又表天子曰臣聞崇賢旌善王教所先念功簡勞義深追遠故司勳秉策在勤必書德之休明沒而彌著故尚書左僕射前軍將軍臣穆之爰自布衣

協佐義始內端謀猷外勤庶政密勿軍國心力
俱盡及登庸朝右尹司京畿翼新王化敷讚百
揆頃戎車遠役居中作扞撫寧之勳實洽朝野
方宣讚盛猷緝隆聖世志績未究遠邇悼心皇
恩褒述班同三事榮哀兼備寵靈已厚臣伏思
尋自義熙草創艱患未弭外虞既殷內難彌結
時屯世故靡歲暫寧豈臣以寡乏之負荷國重
實賴穆之匡翼之益豈唯　讜言嘉謀溢于民
聽若乃忠規遠畫潛慮密謨造膝詭辭莫見

其際功隱於視聽事隔於皇朝不可稱記所以陳力一紀克遂有成出征入輔幸不辱命微夫人之左右未有寧濟其事者矣履謙居寡守之彌固每議及封賞輒深自抑絕所以勳高當年而未沾茅社撫事永傷胡寧可昧謂宜加贈正司追甄土宇俾大賚所及永秩於善人忠正之烈不泯於身後臣契闊屯泰旋觀始終金蘭之分義深情密是以獻其乃懷布之朝聽於是重贈侍中司徒封南昌縣侯食邑千五百

戶高祖受禪思佐命元勲詔曰故侍中司徒
南昌侯劉穆之深謀遠猷肇基王跡勲造大
業誠實匪躬今理運惟新蕃屏竝肇感事懷
人寔深悽悼可進南康郡公邑三千戶故左
將軍青州刺史王鎮惡荆郢之捷剋翦放命
北伐之勲參跡方叔念勤惟績無忘厥心可
進龍陽縣侯增邑千五百戶謚穆之曰文宣
公太祖元嘉九年配食高祖廟庭二十五年
四月車駕行幸江寧經穆之墓詔曰故侍中

司徒南康文宣公穆之秉德佐命翼亮景業謀
猷經遠元勳熙克茂功銘鼎彝義彰典策故巳
嗣徽前哲宣風後代者矣近因遊踐瞻其塋域
九原之想情深悼歎可致祭墓所以申永懷穆
之三子長子慮之嗣仕至員外散騎常侍卒子
邕嗣先是郡縣爲封國若自史相並於國主稱臣
去任便止至世祖孝建中始革此制爲下官致
敬河東王歆之嘗爲勑康相素經邕後歆之
與邕俱豫元會並坐邕性嗜酒謂歆之曰卿昔

嘗見臣今不能見勸一杯酒乎歡之因數孫皓
歌答之曰昔為汝作臣今與汝比肩既不勸汝
酒亦不願汝年邕所致嗜食瘡痂以為味似
鰒魚嘗詣孟靈休靈休先患灸瘡瘡痂落牀
上因取食之靈休大驚荅曰性之所嗜靈休
瘡痂未落者悉褫取以飴邕邕既去靈休與
何勗書曰劉邕向顧見噉遂舉體流血南康國
吏二百許人不問有罪無罪遞互與鞭鞭瘡痂
常以給膳卒子彤嗣大明四年坐刀斫妻奪爵

士以弟彪紹封齊受禪降爲南康縣侯食邑
千戶穆之中子式之字延叔通易好士累遷相
國中兵參軍太子中舍人黃門侍郎寧朔將軍
宣城淮南二郡太守在任贓貨狼藉揚州刺
史王弘遣從事檢校從事呼攝吏民欲加辨覆
式之召從事謂曰治所還白使君劉式之於國
家耗石發分僞數百万錢何有況不偷邪吏民
及文章之玄往促事還具白弘弘曰劉式之辯
如此奔一日也待停還爲太子右率左衛將軍吳

郡太守卒追贈征虜將軍從征關洛有功封德
陽縣二等侯論曰泰侯長子歆世祖初黄門侍
郎歆弟衍大明末以爲黄門郎出爲豫章内史
晉安王子勛稱僞號以爲中護軍事敗伏誅衍
弟瑀字伐琳少有才氣爲太祖所知始興王濬
爲南徐州以瑀補别駕從事史爲濬所遇瑀性
陵物護前不欲人居已上時濬征北府行參軍
吴郡顧邁輕薄而有才能濬待之甚厚深言密
事皆與參之瑀乃折節事邁深布情款家内婦女

間事言語所不得至者莫不倒寫備說邁以瑀與之款盡深相感信濬所言密事悉以語瑀瑀與邁共進射堂下瑀忽顧左右索單衣幘邁問其所以瑀曰公以家人待卿相與言無所隱而卿於外宣泄致使人無不知我是公吏何得不啓因而白之濬大怒啓太祖徙邁廣州邁在廣州值蕭簡爲亂爲之盡力與簡俱死瑀還從事中郎領淮南太守元嘉二十九年出爲寧遠將軍益州刺史元凶弑立以爲青州刺史瑀聞問即

起義遣軍并送資實於荆州世祖即位召爲御史中丞還至江陵值南郡王義宣爲逆璠陳其不可言甚切至義宣以爲丞相左司馬俱至梁山璠猶乘其蜀中船舫又有義宣故部曲潛於梁山洲外下投官軍除司徒左長史明年遷御史中丞璠使氣尚人爲憲司甚得志彈王僧達云廕籍高華人品冗末朝士莫不畏其筆端尋轉右衛將軍璠願爲侍中不得謂所親曰人仕宦不出當入不入當出安能長居戶限上

因求益州世祖知其此意許之孝建三年除輔
國將軍益州刺史既行甚不得意至江陵與顏
竣書曰朱脩之三世叛兵一旦居荆州青油幙
下作謝宣明面見向使齊師以長刀引吾下席
於吾何有政恐匈奴輕漢耳其年坐奪人妻爲
妾免官大明元年起爲東陽太守明年遷吳興
太守侍中何偃嘗案玄參伍時望瑀大怒曰我
於時望何參伍之有遂與偃絶及爲吏部尚書
意彌憤憤族叔秀之爲丹陽尹瑀又與親故書

曰吾家黑面阿秀遂居留安衆處朝廷不爲多
士其年疽發背何偃亦發背癰瑀疾已篤聞
偃亡惟躍叫呼於是亦卒謚曰剛子子卷南徐
州別駕卷弟藏尚書左丞穆之少子貞之中書
黄門侍郎太子右衛率寧朔將軍江夏內史
卒官子裒始興相以贓貨繫東冶內穆之女適
濟陽蔡祐年老貧窮世祖以祐子平南參軍
孫爲始安太守
王弘字休元琅邪臨沂人也曾祖導晉丞相祖

洽中領軍父珣司徒弘少好學以清恬知名與
尚書僕射謝混善弱冠爲會稽王司馬道子
驃騎參軍主簿時農務頓息末役繁興弘以爲
宜建屯田陳之曰近面所諮立屯田事已具簡
聖懷南畝事興時不可失宜早督田畯以要歲
功而府資單刻控引無所雖復厲以重勸肅
以嚴威適足令囹圄充積而無救於事實也伏
見南局諸冶募吏數百雖資以廩贍收入甚微
愚謂若回以配農必功利百倍矣然軍器所須

不可都廢今欲留銅官大冶及都邑小冶各一
所重其功課一准揚州州之求取亦當無乏餘者
罷之以充東作之要又欲二局田曹各立典軍
募吏依冶募比例并聽取山湖人此皆無損
於私有益於公者也其中亦應疇量分判番假
及給廩多少自可一以委之本曹親局所統必
當練悉宜近東曹板水曹參軍納之領此任其
人頗有幹能自足了其事耳頃年以來斯務弘
廢田蕪廩虛實亦由此弘過蒙飾擢志輸短

効豈可相與寢默有懷弗聞邪至於當否尊自當裁以遠鑒若所啓謬允者伏願便以時施行庶歲有務農之勤倉有盈稟之實禮節之興可以垂拱待也道子欲以爲黃門侍郎珣以其年少固辭珣頗好積聚財物布在民間珣薨弘悉燔燒券書一不收責餘舊業悉以委付諸弟未免喪後將軍司馬元顯以爲諮議參軍加寧遠將軍知記室事固辭不就道子復以爲諮議參軍加建威將軍領中兵又固辭時內外多

難在喪者皆不終其哀唯弘固執得免桓玄剋
京邑收道子付廷尉臣吏畏恐莫敢瞻送弘時
尚在喪獨於道側拜攀車涕泣論者稱焉高祖
爲鎮軍召補諮議參軍以功封華容縣五等
矦遷琅邪王大司馬從事中郎出爲寧遠將軍
琅邪内史尚書吏部郎中豫章相盧循寇南康
諸郡弘奔尋陽高祖復命爲中軍諮議參軍
遷大司馬右長史轉吳國内史義熙十一年徵
爲太尉長史轉左長史從北征前鋒已平洛陽

栗遣九錫弘銜使還京師諷旨朝廷時劉穆之
掌留任而旨反從北來穆之愧懼發病遂卒而高
祖還彭城弘領彭城太守宋國初建遷尚書僕射領選
太守如故奏彈謝靈運曰臣聞閑厥有家垂訓大
易作威專戮致誡周書斯典或違刑茲無赦世子左
衛率康樂縣公謝靈運力人桂興淫其嬖妾殺
興江涘弃尸洪流事發京畿播聞遐邇宜加重劾
肅正朝風案世子左衛率康樂縣公謝靈運過蒙
恩奬頻叨榮授聞禮知禁爲日已久而不能防閑

閾闈致玆紛穢罔顧憲軌忽殺自由此而勿治典刑將替請以見事免靈運所居官上臺削爵土收付大理治罪御史中丞都亭侯王淮之顯居要任邦之司直風聲噂沓曾不彈舉若知而弗糾則情法斯撓如其不知則尸昧已甚豈可復預班清階式是國憲請免所居官以侯還散輩中內臺舊體不得用風聲舉彈此事彰赫曝之朝野執憲蔑聞羣司循舊國典既頹所虧者重臣弘忝承人乏位副朝端若復謹守常科則終莫之糾政

所以不敢拱默自同秉彝違舊之愆伏須准
裁高祖令曰靈運免官而已餘如奏端右簡正
風軌誠副所期豈拘常儀自今爲永制十四年
遷監江州豫州之西陽新蔡二郡諸軍事撫軍
將軍江州刺史至州省賦簡役百姓安之永初
元年加散騎常侍以佐命功封華容縣公食邑
二千戶三年入朝進號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高祖因宴集謂羣公曰我布衣始望不至此傅
亮之徒並撰辭欲盛稱功德弘率尒對曰此所

謂天命求之不可得推之不可去時人稱其簡
舉少帝景平二年徐羨之等謀廢立召弘入朝
太祖即位以定策安社稷進位司空封建安郡
公食邑千戶上表固辭曰臣聞趙武稱隨會夫
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臣二十載幸會謬荷
榮遇雖以智能虛薄政績蔑聞而言無隱情
竊所庶幾向令天啓其心預定大策而名編司
勳功不見紀固將請不賞之罪懸龍蛇之書豈
當稽違成命苟脩小節但無功勤暴之四海進

闕君子勞心之謀退徽小人勞力之効而聖朝
僣賞於上愚臣苟忝於下則爲厚誣當時永貽
口實竊財之誚比此爲輕惟塵盛猷虧玷爲大
徽躬所惜一朝亦盡非唯仰塵國紀實亦俯
畏友朋憂忍彌疹胡顔靡託且凡人之交尚申
知己況在明主可用理干所以敢遂愚狷守之
以死乃見許加使持節侍中改監爲都督進號
車騎大將軍開府刺史如故徐羨之等以廢弒
之罪將見誅弘既非首謀弟曇首又爲上所親

委事將發蠻使報弘羡之等誅徽弘為侍中
司徒揚州刺史録尚書給班劒三十人上西征
謝晦弘與驃騎彭城王義康居守入住中書
下省引隊仗出入司徒府權置參軍五年春大
旱弘引咎遜位曰臣聞三才雖殊其致則一故
世道休明五福攸應政有失德咎徵必顯臣抑
又聞之台輔之職論道讚契上佐人主燮理陰
陽位以德授則和氣淳穆寇竊非據則謫見于
天是以陳平有辭不濫主者之局邴吉停駕大

懼牛喘之由斯固有國之所同天人之遠旨陛
下聖哲御世炎隆底休徵表祥醴泉歘涌而頃
陰陽隔并亢旱成灾秋無嚴霜冬無積雪疾厲
之氣彌歷四時此豈非任失其人覆餗之咎臣以
庸短自畢凡流謬逢嘉運叨恩在昔陛下忘其
不腆又重之以今任正位槐鼎統理神州珥貂
衣衮總録朝端内外要重顗萃微躬窮極寵貴
人臣莫比令德居之猶或難稱矧伊陋昧何以
克任此之易了不俟明識但受命之始屬值時

艱六戎親戒憂及社稷誠是臣下致節忘身之時當有何心塵撓聖聽所以僶俛從事循牆馳驅志在宣力慮不及遠既鯨鯢折首西夏底定便宜諭其本懷避賢謝拙而常人偷安日甘一日實亦仰佩天眷未能自已荏苒推遷忽及三載遂令負乘之釁彰著幽明愆伏之灾患纏珉庶上鈌皇朝緝熙之美下增官謗覆折之灾伏念惶赧五情飛散雖日厚顏何以寧處不遠而復大易攸稱小懲大戒細人之福近復之美非

所敢觖懲戒之幸竊懷庶幾今履端惟始朝慶
禮畢輒還私門思從家巷庶微塞天譴少弭謗
讟伏願鑑其所守即而許之臨啓愧塞不自宣
盡先是彭城王義康爲荆州刺史鎮江陵平陸
令河南成粲與弘書曰僕聞軌物設教必隨時
制宜世代盈虛亦與之消息夫勢之所處非親
不居是以周之宗盟異姓爲後權軸之要任歸
二南斯前代之明謩當今之顯轍明公位極台
鼎四海具瞻劬勞夙夜義同吐握而總録百揆

兼牧畿甸功實盛大莫之與儔天道福謙宜存
挹損驃騎彭城王道德昭備上之懿弟宗本歸
源所應推先宜出據列蕃齊光魯衛明公高枕
論道燮理陰陽則天下和平災害不作福慶與
大宋升降享年與松喬齊久名垂萬代豈不美
歟弘本有遐志挾粲言由是固自陳請乃降為
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六年弘又上表曰臣聞
異姓為後宗周之明義親不在外有國之所先
故魯長滕君春秋所美楚出棄疾前史垂誡矧

乃茂親明德道光一時述職侯甸朝政弗及而以庚族庸陋浮華之臣超踰先典居中贊契豈所以憲章古式緝熙治道驃騎將軍臣義康徽猷淵邈明德彌劭敷政江漢化被荆南搢紳屬情想樂當務周旦之寄不謀同詞分陜雖重比此爲輕臣實空闇階恩踰越俯積素餐仰玷盛化公私二三無一而可昔孫叔未進優孟見欢展季在下臧文貽譏況道隆地昵義兼前禮臣於古人無能爲役負乘竊位萬物謂何雖曰厚

顏胡寧以處斯亾之懼寔兼其心乞解州録以允民望伏願陛下遠存至公近鑑丹款俯順朝野改授親賢豈唯下臣獲免大戾凡厥衆隸孰不慶幸若天眷罔已脫復遲回請出臣表逮闈外内朝議輿誦或有可擇詔曰省表遠擬隆周經國之體近述大易卑牧之志三復冲旨良用憮然公體道淵虛明識經遠毗翼艱難勲猷光茂俾朕獲扆居垂拱司契委成豈容高遜總録固辭神州使成務有虧

以重朕之不德邪深存體國所望實亮驃騎親
賢之寄地均旦奭還入内輔參讚機務輒敬從
所執義康由是代弘爲司徒與之分録弘又表
曰近冒表聞披陳愚管實冀天鑒體其至誠
而奉被還詔未蒙酬察徒塵聖覽仰延優旨
顧影慙惶罔識攸厝臣忝荷要重四載于今
旣違前史量力之誡又微古人進賢之美尸位
固寵日積官謗旋觀周行興愧已厚況在親
賢朝野歸德甫思引身曷去能補惟塵大典

虧喪已多不悟天眷之隆復垂恩奬名器弗改
蒙寵如舊感愚自揆茫若無涯臣義康既揔
錄百揆毗讚盛化忝廁下風諮憑有所內朝細務
庶可免竭神州任重望實兼該臣何人斯寇竊
不已為尒推遷覆敗將及就無人事之徵必有
陰陽之患伏念惟憂疹如疾首不知何理可以
自安但成旨已決渙汗難反加臣懦劣少無此
志進不能抗言陳辭以死自固退不能重璽置
冰鮮食為瘠柢畏天威遂復俛仰至於攝督所

部料綜文案曹局吏役所須不多其餘文武皆
爲宂長相府初建或有未充請留職僚同事而
已自此以外及諸資實一送司徒臣受恩深重
休戚是預義無虛飾苟自貶損伏願聖察特垂
許順不令誠訴其見抑奪上又詔曰衛軍表如
此司徒宜須事力可順公雅懷割二千人配府
資儲不煩事送弘博練治體留心庶事斟酌
時宜每存優允與八座丞郎疏曰同位犯法無
士人不罪之科然每至詰讁輒有請許若垂恩

宥則法廢不可行依事糾責則物以爲苦怨宜更爲其制使得憂苦之衷也又主守偷五匹常偷四十匹並加大辟議者咸以爲重宜進主偷十匹常偷五十匹死四十匹降以補兵既得小寬民命亦足以有懲也想各言所懷左丞江奥議士人犯盜贓不及棄市者刑竟自在贓汙淫盜之目清議終身經赦不原當之者足以塞愆聞之者足以鑒誡若復雷同羣小謫以兵役愚謂爲苦符伍雖比屋鄰居至於士庶之際實

自天隔舍藏之罪無以相關奴客與符伍交接有所藏蔽可以得知是以罪及奴客自是客身犯衍非代郎主受罪也如其無奴則不應坐右丞孔默之議君子小人既雜爲符伍不得不以相檢爲義士庶雖殊而理有聞察譬百司居上所以下不必躬親而後同坐是故犯違之日理自關令罪其養子典計者蓋義存戮僕如此則無奴之室豈得宴安但既去復士宜令輸贖常盜四十匹主守五匹降死補兵雖大存寬惠以紓民

命然官及二千石及失節士大夫時有犯者
罪乃可戮恐不可以補兵也謂此制可施小人
士人自還用舊律尚書王准之議昔為山陰
令士人在伍謂之押符同伍有愆得不及坐士
人有罪符伍糾之此非士庶殊制寔使即刑當
罪耳夫束脩之冑與小人隔絶防檢無方宜及
不逞之士事接羣細既同符伍故使糾之于時
行此非唯一處左丞議奴客與鄰伍相關可得
檢察符中有犯使及刑坐即事而求有乖實理

有奴客者類多使役東西分散住家者少其有
停者左右驅馳動止所須出門甚寡典計者在
家十無其一奴客坐伍濫刑必衆恐非立法當
罪本旨右丞議士人犯偷不及大辟者宥補兵
雖欲弘士懼無以懲邪乘理則君子違之則小
人制嚴於上猶冒犯之以其宥科犯者或衆使
畏法其心乃所以大宥[illegible]庶異制意所不
同殿中郎謝元議謂[illegible]其本然後其末
可[illegible]本所以探士大夫於符[illegible]以檢小人

邪　使受檢於小人邪　士庶天隔則士無弘庶之由以不知而押之於伍則是受檢於小人也然則小人有罪士人無事僕隷何罪而令坐之若以實相交關貴其闇察則意有未因何者名實殊章公私異令奴不押符是無名也民之眥財是私賤也以私賤無名之人豫公家有實之任公私混淆名實非允由此而言謂不宜坐還從其主於事爲宜無奴之士不在此例若士人本檢小人則小人有過已應獲罪而其

奴則義歸戮僕然則無奴之士未合宴安使之
輸贖於事非謬二科所附惟制之本耳此自是
辯章二本欲使各從其分至於求之管見宜附
前科區別士庶於義爲美盜制按左丞議士人
旣終不爲兵革幸可同寛宥之惠不必依舊律
於議咸允吏部郎何尚之議按孔右丞議士人
坐符伍爲臯有奴臯奴無奴輸贖旣許士庶緬
隔則聞察自難不宜以難知之事定以必知之
法夫有奴不賢無奴不必不賢今多僮者傲然

於王憲無僕者怵迫於時綱是爲恩之所霑恒在程卓法之所設必加顏原求之鄙懷竊所未悉謝殿中謂奴不隨主於名分不明誠是有理然奴僕實與閭里相關今都不問恐有所失意同左丞議弘議曰尋律令既不分別士庶又士人坐同伍罹謫者無處無之多爲時恩所宥故不盡親謫耳吳及義興適有許陸之徒以同符合給二千石論啓丹書已未問會稽士人云十數年前亦有四族坐比被責以恃恩獲停而王

尚書云人舊無同伍坐所未之解恐莅任之日偶不值此事故邪聖明御世士人誠不憂至苦然要須臨事論通上干天聽爲紛擾不如近爲定科使輕重有節也又尋甲符制蠲士人不傳符耳令史復除亦得如之共相押領有違糾列了無等衰非許士人閭里之外也諸議云士庶緬絕不相參知則士人犯法庶民得不知若庶民不許不知何許士人不知小民自非超然簡獨永絕塵粃者比門接棟小以爲意終自閒知不

必須日夕來往也右丞百司之言粗是其況如
褰陵士人實與里巷闗 相知情狀乃當於冠
帶小民今謂之士人便無小人之坐署爲小民
輒受士人之罰於情於法不其頗歟且都令不
及士流士流爲輕則小人令使徵預其罰便事至
相糾閭伍之防亦爲不同謂士人可不受同伍
之適耳罪其奴客庸何傷邪無奴客可令輸贖
又或無奴僮爲衆所明者官長二千石便當親
臨列上依事遣判偷五匹四十匹謂應見優量

者實以小吏無知臨財易昧或由疏慢事蹈重
科求之於心常有可愍故欲小進匹數寬其性
命耳至於官長以上荷蒙祿榮付以局任當正
己明憲檢下防非而親犯科律亂法冒利五匹
乃已爲弘矣士人無私相偷四十匹理就使至
此致以明罰固其宜耳竝何容復加哀矜且此
輩士人可殺不可謫有如諸論本意自不在此
也近聞之道路聊欲共論不呼乃爾難精旣衆
議糾紛將不如其已若呼不應停寢謂宜集議

奏聞決之聖旨太祖詔衛軍議爲免弘又上言舊制民年十三半役十六全役當以十三以上能自營私及公故以充役而考之見事猶或未盡體有彊弱不皆稱年且在家自隨力所能堪不容過苦移之公役動有定科循吏隱恤可無其患庸宰守常已有勤劇況值苛政豈可稱言乃有務在豐役增進年齒孤遠貧弱其敝尤深至令依寄無所生死靡告一身之切逃竄求免家人遠討胎孕不育巧避羅憲實亦由之今皇

化惟新四方無事役召之應存乎消息十五至
十六宜爲半丁十七爲全從之其後弘寢疾弘
表屢乞骸骨上輒優詔不許九年進位太保
領中書監餘如故其年薨時年五十四即贈
太保中書監給節加羽葆鼓吹增班劒爲六十
人侍中録尚書刺史如故謚曰文昭公配食高
祖廟廷其年詔曰乃者三逆煽禍寔繫有徒爰
初遵養暨于明罰外虞內慮寔惟艱難故大
保華容縣公弘故衛將軍華故左光禄大夫

曇首抱義　忠乃情同至籌謀廟堂竭盡
智力經　險簡自朕心國恥既雪尤膺茅土
而並執謙挹志不命踰故用佇朝典將有後命
盛業不究相係殞落永懷傷歎痛恨無已弘
可增封千戶華曇首封開國縣侯食邑各千戶
護軍將軍建昌公彥之深誠密謨比蹤齊望其
復先食邑以酬忠勳又詔聞王太保家便已匱
乏清約之美同規古人言念始終情增悽歎可
賜錢百万米千斛世祖大明五年車駕遊幸經

弘墓下詔曰故侍中中書監太保録尚書事揚
州刺史華容文昭公弘德猷光劭鑒識明遠故
散騎常侍左光禄大夫太子詹事豫章文矦
曇首夙尚恬素理心貞正並綢繆先眷契闊屯
夷内亮王道外流徽譽以國圖令勳民思茂恵
朕薄巡都外瞻覽墳塋永言想慨良深于懷
便可遣使致祭墓所弘明敏有思致既以民望
所宗造次必存礼法凡動止施爲及書翰儀體
後人皆依傚之謂爲王太保家法雖歷任藩翰

不營財利薨亡之後家無餘業而輕率少威
儀性又褊隘人忤意者輒面加責辱少時嘗
摴蒲公城子野舍及後當權有人就弘求縣
辭訴頗切此人嘗以蒱戲得罪弘詰之曰君
得錢會戲何用祿為答曰不審公城子野何在
弘默然子錫嗣少以宰相子起家為員外散
騎歷清職中書郎太子左衛率江夏內史高
自位遇太尉江夏王義恭當朝錫箕踞大坐殆
無推敬卒官子僧亮嗣齊受禪降爵為侯食

邑五百戶弘少子僧達別有傳弘弟虞廷尉卿
虞子深有美名官至新安太守虞弟抑光祿大
夫抑弟孺侍中孺弟曇首別有傳弘從父弟
練晉中書令珉子也元嘉中歷顯官侍中度
支尚書練子釗世祖大明中亦經清職黃門郎
臨海王子頊晉安王子勛征虜前軍長史左民
尚書太宗初爲司徒左長史隨司徒建安王休仁
出赭圻時居母憂加冠軍將軍忤犯休仁出爲
始興相休仁恚之不已太宗乃收付廷尉

賜死

史臣曰晉綱弛紊其漸有由孝武守文於上化不下及道子昏德居宗憲章墜矣重之以寶國啓亂加之以元顯嗣虐元祖宗之遺典羣公之舊章莫不葉散冰離掃地盡矣主威不樹臣道專行國典人殊朝綱家異編戸之命竭於豪門王府之蓄變爲私藏由是禍基東妖難結天下蕩蕩然王道不絕者若綫高祖一朝創義事屬横流改亂章布平道尊主卑臣之義定

於馬棰之間威令一施內外從禁以建武永平之風變太元隆安之俗此蓋文宣公之爲也爲一代宗臣配饗清廟豈徒然哉

列傳第二　宋書四十二

列傳第三　　宋書四十三

臣沈約新撰

徐羡之
傅亮
檀道濟

徐羡之字宗文東海郯人也祖寧尚書吏部郎江州刺史未拜卒父祚之上虞令羡之少爲王雅太子少傅主簿劉牢之鎮北功曹尚書祠部郎不拜桓脩撫軍中兵曹參軍與高祖同府深

相親結義旗建高祖版為鎮軍參軍尚書庫部郎領軍司馬與謝混共事混甚知之補琅邪王大司馬參軍司徒左西屬徐州別駕從事史太尉咨議參軍義熙十一年除鷹揚將軍琅邪內史仍為大司馬從事中郎將如故高祖北伐轉太尉左司馬掌留任以副貳劉穆之初高祖議欲北伐朝士多諫唯羨之默然或問何獨不言羨之曰吾位至二品官為二千石志願久充今二方已平拓地萬里唯有小羌未定而公寢食

不忘意量乖殊何可輕豫劉穆之卒高祖命以羨之爲吏部尚書建威將軍丹楊尹總知留任甲仗二十人出入轉尚書僕射將軍尹如故十四年大司馬府軍人朱興妻周坐息男道扶年三歲先得癇病周因其病發掘地生薶之爲道扶姑女所告正周棄市刑羨之議曰自然之愛虎狼猶仁周之凶忍宜加顯戮臣以爲法律之外故尚弘物之理母之即刑由子明法爲子之道焉有自容之地雖伏法者當皐而在宥者靡

容愚謂可特申之遐裔從之高祖踐阼進號鎮
軍將軍加散騎常侍上初即位思佐命之功詔
曰散騎常侍尚書僕射鎮軍將軍丹楊尹徐羡
之監江州豫州之西陽新蔡諸軍事撫軍將軍
江州刺史華容侯王弘散騎常侍護軍將軍作
唐男檀道濟中書令領太子詹事傅亮侍中中
領軍謝晦前左將軍江州刺史宜陽侯檀韶使
持節雝梁南北秦四州荆州之河北諸軍事後
將軍雝州刺史關中侯趙倫之使持節督北徐兗

青二州諸軍事征虜將軍北徐州刺史南城男劉懷慎散騎常侍領太子左衛率新淦矦王仲德前冠軍將軍北青州刺史安南男向彌左衛將軍灄陽男劉粹使持節南蠻校尉佷山子到彥之西中郎司馬南郡宜陽矦張邵參西中郎將軍事建威將軍河東太守資中矦沈林子等或忠規遠謀扶讚洪業或肆勤樹績弘濟艱難經始圖終勳烈惟茂並宜與國同休饗茲大賚羨之可封南昌縣公弘可華容縣公道濟可改

封永脩縣公亮可建城縣公晦可武昌縣公食邑各二千戶韶可更增邑二千五百戶仲德可增邑二千二百戶懷愼彥之各進爵爲侯粹改封建安縣侯並增邑爲千戶倫之可封霄城縣侯食邑千戶劭可封臨沮縣伯林子可封漢壽縣伯食邑六百戶開國之制率遵舊章彥之遷尚書令揚州刺史加散騎常侍進位司空錄尚書事常侍刺史如故彥之起自布衣又無術學直以志力局度一旦居廊廟朝野推服咸謂有

宰臣之望沈密寡言不以憂喜見色頗工弈棊觀戲常若未解當世倍以此推之傅亮蔡廓常言徐公曉萬事安異同高祖不豫加班劍三十人宮車晏駕與中書令傅亮領軍將軍謝晦鎮北將軍檀道濟同被顧命少帝詔曰平理獄訟政道所先朕哀荒在疚未堪親覽司空尚書令可率衆官月一決獄帝後失德羨之等將謀廢立而廬陵王義眞輕動多過不任四海乃先廢義眞然後廢帝時謝晦爲領軍以府舍內屋敗

應洽悉移家人出宅聚將士於府内鎮北將軍
南兗州刺史檀道濟先朝舊將威服殿省且有
兵衆召使入朝告之以謀事將發道濟入宿領
軍府中書舍人邢安泰潘盛爲内應其日守關
道濟領兵居前羨之等繼其後由東掖門雲龍
門入宿衛先受處分莫有動者先是帝於華林
園爲列肆親自酤賣又開瀆聚土以像破岡埭
左右唱呼引船爲樂是夕寢於龍舟在天淵池
兵士進殺二人又傷帝指扶帝出東閤收璽綬

羣臣拜辭衛送故太子宮遷於吳郡侍中程道
惠勸立第五皇弟義恭羡之不許遣使殺義眞
於新安殺帝於吳縣時爲帝築宮未成權居金
昌亭帝突走出昌門追者以門關擊之倒地然
後加害太祖即阼進羡之司徒餘如故改封南
平郡公食邑四千戸固讓加封有司奏車駕依
舊臨華林園聽訟詔曰政刑多所未悉可如先
二公推訊元嘉二年羡之與左光禄大夫傅亮
上表歸政曰臣聞元首司契運樞成務臣道代

終事盡宣翼冕旒之道理絕於上皇拱己之事不行於中古故高宗不言以三齡爲斷冢宰聽政以再朞爲節百王以降罔或不然陛下聖德紹興負荷洪業億兆顒顒思隆盛化而聖旨謙挹委成羣司自大禮告終鑽燧三改大明佇照遠邇傾屬臣等雖率誠屢聞未能仰感敢藉品物之情謹因蒼生之志伏願陛下遠存周文日昃之道近思皇室締構之艱時攬萬機躬親朝政廣闢四聰博詢庶業則雍熙可臻有生幸甚

上未許羡之等重奏曰近陳寫下情言爲懇磬
奉被還詔鑒許未旦豈惟愚臣秉心有在詢之
朝野人無異議何者形風四方寔繫王德一國
之事本之一人雖世代不同時殊風異至於主
運臣贊古今一揆未有渾心委任而休明可期
此之非宜布自遐邇臣等荷遇二世休感以均
情爲國至豈容順默重披丹心冐昧以請上猶
辭羡之等又固陳曰比表披陳辭誠俱盡詔旨
沖遠未垂聽納三復屏營伏增憂歎臣聞克隆

先構幹蠱之盛業昧旦丕顯帝王之高義自皇
宋創運英聖有造殷憂未闕艱患仍纏賴天命
有底聖明承業時屯國故猶在民心太山之安
未易可保昏明隆替繫在聖躬斯誠周詩夙興
之辰殷王待旦之日豈得無為拱己復玄古之
風逡巡虛挹徇匹夫之事伏願以宗廟為重百
姓為心弘大業以嗣先軌隆聖道以增前烈愚
瞽所獻情盡於此上乃許之羨之仍遜位退還
私第兄子佩之及侍中程道惠吳興太守王韶

之等並謂非宜敢勸其苦復奉詔攝任三年正月詔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愛敬同極豈惟名教況乃施侔造物義在加隆者乎徐羡之傅亮謝晦皆因緣之才荷恩在昔擢自無聞超居要重卵翼而長未足以譬永初之季天禍横流大明傾曜四海遏密實受顧託任同負圖而不能竭其股肱盡其心力送往無復言之節事居闕忠貞之効將順靡記匡救蔑聞懷寵取容順成失德雖末因懼禍以建大策而逞其悖心不畏

不義播遷之始謀肆酖毒至止未幾顯行怨殺窮凶極虐荼酷備加顛沛皂隸之手告盡逆旅之館都鄙哀愕行路飲涕故廬陵王英秀明遠徽風夙播魯衛之寄朝野屬情羨之等暴蔑求專忌賢畏逼造搆貝錦成此無端罔主蒙上橫加流屛矯誣朝旨致茲禍害寄以國命而翦爲仇讎旬月之閒再肆醜毒痛感三靈怨結人鬼自書契以來棄常安忍反易天明未有如斯之甚者也昔子家從弑鄭人致討宋肥無辜蕩澤爲

戮況逆亂倍於往釁情痛深於國家此而可容
孰不可忍即宜誅剪告謝存亡而于時大事甫
爾異同紛結匡國之勳實貫箸莫大之罪未彰是
以遠酌民心近聽輿訟雖欲討亂慮或難圖故
忍戚含哀懷恥累載每念人生實難情事未展
何嘗不顧影慟心伏枕泣血今逆臣之釁暴彰
遐邇君子悲情義徒思奮冢讎國恥可得而雪
便命司寇肅明典刑晦據有上流或不即罪朕
當親率六師爲其遏防可遣中領軍到彥之即

日電發征北將軍檀道濟絡驛繼路符衛軍府州以時收翦已命征虜將軍劉粹斷其走伏罪止元凶餘無所問感惟永往心情崩絕氣分霧既袪庶幾治道爾且詔召羨之行至西明門外時謝晦弟皭（子肖反）爲黃門郎正直報亮云殿內有異處分亮馳報羨之羨之回還西州乘內人問訊車出郭步走至新林入陶竈中自剄死時年六十三羨之初不應召上遣中領軍到彥之右衛將軍王華追討羨之死野人以告載尸付

廷尉子喬之尚高祖第六女富陽公主官至竟
陵王文學喬之及弟乞奴從誅初羨之季少時
嘗有一人來謂之曰我是汝祖羨之因起拜之
此人曰汝有貿相而有大厄可以錢二十八文
𤫊宅四角可以免灾過此可位極人臣後羨之
隨親之縣住在縣內嘗暫出而賊自後破縣縣
內人無免者雞犬亦盡唯羨之在外獲全隨從
兄履之爲臨海樂安縣嘗行經山中見異龍長
丈餘頭有角前兩足皆具無後足曳尾而行及

拜司空守關將入彗星晨見危南又當拜時雙鶴集太極東鴟尾鳴喚兄子佩之輕薄好利高祖以其姻戚累加寵任爲丹陽尹吳郡太守景平初以羨之秉權頗豫政事與王韶之程道惠中書舍人刑安泰潘盛相結黨與時謝晦久病連灸不堪見客佩之等疑其託疾有異圖與韶之道惠同載詣傅亮稱羨之意欲令亮作詔誅之亮答以爲已等三人同受顧命豈可相殘戮若諸君果行此事便當角巾步出掖門耳佩之

等乃止羨之既誅太祖特宥佩之免官而已其
年冬佩之又結殿中監茅亭謀反并告前寧州
刺史應襲以亭爲兗州襲爲豫州亭密以聞襲
亦告司徒王弘佩之聚黨百餘人殺牛犒賜條
牒時人並相署置期明年正會於殿中作亂未
及數日收斬之

傅亮字季友北地靈州人也祖咸司隸校尉父
瑗以學業知名位至安成太守瑗與郗超善超
嘗造瑗瑗見其二子迪及亮亮年四五歲超令

人解亮衣使左右持去初無吝色超謂瑗曰卿小兒才名位宦當遠踰於兄㚇保家傳胙終在大者迪字長猷亦儒學官至五兵尚書永初二年卒追贈太常亮博涉經史尤善文詞初爲建威參軍桓謙中軍行參軍桓玄篡位聞其博學有文采選爲祕書郎欲令整正祕閣未及拜而玄敗義旗初丹楊尹孟昶以爲建威參軍義熙元年除員外散騎侍郎直西省典掌詔命轉領軍長史以中書郎滕演代之亮未拜遭母憂服

閔爲劉毅撫軍記室參軍又補領軍司馬七年遷散騎侍郎復代演直西省仍轉中書黃門侍郎直西省如故高祖以其久直勤勞欲以爲東陽郡先以語迪迪大喜告亮亮不答即馳見高祖曰伏聞恩旨賜擬東陽家貧忝祿私計爲幸但憑廕之願實結本心乞歸天宇不樂外出高祖笑曰謂卿之須祿耳若能如此甚協所望會西討司馬休之以爲太尉從事中郎掌記室以太尉參軍羊徽爲中書郎代直西省亮從征關

絡還至彭城宋國初建令書除侍中領世子中庶子徙中書令領中庶子如故從還壽陽高祖有受禪意而難於發言乃集朝臣宴飲從容言曰桓玄暴篡鼎命已移我首唱大義復興皇室南征北伐平定四海功成業著遂荷九錫今年將衰暮崇極如此物戒盛滿非可久安今欲奉還爵位歸老京師羣臣唯盛稱功德莫曉此意日晚坐散亮還外乃悟旨而宮門已閉亮於是叩扉請見高祖即開門見之亮入便曰臣暫宜

還都高祖達解此意無復他言直云須幾人自送亮曰須數十人便足於是即便奉辭亮既出巳夜見長星竟天亮拊髀曰我常不信天文今始驗矣至都即徵高祖入輔永初元年遷太子詹事中書令如故以佐命功封建城縣公食邑二千戶入直中書省專典詔命以亮任總國權聽於省見客神虎門外每旦車常數百兩高祖登庸之始文筆皆是記室參軍滕演北征廣固悉委長史王誕自此後至于受命表策文誥皆

亮辭也演字彥將南陽西鄂人官至黃門郎祕書監義熙八年卒二年亮轉尚書僕射中書令詹事如故明年高祖不意與徐羨之謝晦並受顧命給班劒二十人少帝即位進為中書監尚書令景平二年領護軍將軍少帝廢亮率行臺至江陵奉迎太祖既至立行門於江陵城南題曰大司馬門率行臺百僚詣門拜表威儀禮容甚盛太祖將下引見亮哭慟甚哀動左右既而問義眞及少帝薨廢本末悲號嗚咽侍側者

莫能仰視亮流汗沾背不能答於是布腹心於
到彥之王華等深自結納太祖登阼加散騎常
侍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本官悉如故司
空府文武即爲左光祿府又進爵始興郡公食
邑四千戸固讓進封元嘉三年太祖欲誅亮先
呼入見省內密有報之者亮辭以嫂病篤求暫
還家遣信報徐羨之因乗車出郭門騎馬奔
迪墓屯騎校尉郭泓收付廷尉伏誅時年五十
三初至廣莫門上遣中書舍人以詔書示亮幷

謂曰以公江陵之誠當使諸子無恙初亮見世路屯險著論名曰演慎曰大道有言慎終如始則無敗事矣易曰括囊無咎慎不害也又曰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文王小心大雅詠其多福仲由好勇馮河貽其苦箴虞書著慎身之譽周廟銘陛坐之側因斯以談所以保身全德其莫尚於慎乎夫四道好謙三材忌滿祥萃虛室鬼瞰高屋豐屋有蔀家之災鼎食無百年之貴羨而徇欲厚生者忽而不戒知進忘退者

曾莫之懲前車已摧後鑾不息乘危以庚安行險而儌幸於是有顛墜覆亾之禍殘生夭命之釁其故何哉流弱忘反而以身輕於物也故昔之君子同名爵於香餌故傾危不及思憂患而豫防則針石無用洪流壅於涓涓合拱挫於纖蘖介焉是式色斯而舉悟高鳥以風逝鑑醴酒而投紱夫豈潎著而後謀通患結而後思復云爾而已哉故詩曰愼爾庚度用戒不虞言防萌也夫單以營內喪表張以洽外失中齊秦有守

一之敗偏恃無兼濟之功冰炭滌於胷心巖牆
絶於四體夫然故形神偕全表裏寧一營魄内
澄百骸外固邪氣不能襲憂患不能及然可以
語至而言極矣夫以嵇子之抗心希古絶羈獨
放五難之根既拔立生之道無累人患殆乎盡
矣徒以忽防於鐘呂肆言於禹湯禍機發於豪
端逸翮鎩於此舉觀夫貽書良友則匹厚味於
甘酖　其懼患也若無轡而
乘奔其慎禍也猶履冰而臨谷或振褐高棲揭

竿獨往或保約違豐安于卑位故漆園外楚忌在龜犧商洛遐遯畏此駟馬平仲辭邑殷鑒於崔慶張臨抱滿灼戒乎桑霍若君子覽茲二塗則賢鄙之分旣明全喪之實又顯非知之難慎之惟艱慎也者言行之樞管乎夫據圖揮刃愚夫弗爲臨淵登峭莫不惴慄何則害交故慮篤患切而懼深故詩曰不敢暴虎不敢馮河慎微之謂也故庖子涉族怵然爲戒差之一毫弊猶如此況乎觸害犯機自投死地禍福之具內

充外斥陵九折於邛棘泛之衝波於呂梁傾側成於俄頃性命哀而莫救嗚呼嗚呼故語有之曰誠能愼之福之根也曰是何傷禍之門爾言愼而已矣亮布衣儒生僥幸際會旣居宰輔兼揔重權少帝失德内懷憂懼作感物賦以寄意焉其辭曰余以暮秋之月述職内禁夜清務隙遊目藝苑于時風霜初戒蟄類尚繁飛蛾翔羽翩翾滿室赴軒幌集明燭者必以燋滅爲度雖則微物矜懷者久之退感莊生異鵲之事與彼同迷

而忘反鑒之道此先師所以鄙智及齊客所以
難日論也悵然有懷感物興思遂賦之云爾在
西成之暮晷肅皇命於禁中聆蜻蛚於前廡鑒
朗月於房櫳風蕭瑟以陵幌霜凒凒而被墉憐
鳴蜩之應節惜落景之懷東嗟勞人之萃感何
夕永而慮充眇今古以遐念若循環之無終詠
倚相之遺短希董生之方融鑽光燈而散袠溫
聖哲之遺蹤墳素杳以難暨九流紛其異對領
三百於無邪貫五千於有宗考舊聞於前史訪心

跡於汗隆豈吴阻之在運將全喪之由躬遊翰林之彪炳嘉美手於良工辭存麗而去穢旨既雅而能通雖源流之深浩且揚搉而發蒙習習飛蚋飄颻纖蠅緣幌求隙望爓思陵糜蘭膏而無悔赴朗燭而未懲瞻前軌之既覆忘改轍於後乘匪微物之足悼悵永念而捬膺彼人道之為貴參二儀而比靈稟清曠以授氣脩緣督而為經照安危於心術鏡纖兆於未形有徇末而捨本或耽欲而忘生碎隨侯於微爵捐所重

而要輕矧昆蟲之所昧在智士其猶嬰悟雕陵於莊氏幾鑒濁而迷清仰前脩之懿軌知吾跡之未弁雖宋元之外占曷在予之克明豈知反之徒爾謂投翰以增情初奉迎大駕道路賦詩三首其一篇有悔懼之辭曰夙櫂發皇邑有人祖我舟餞離不以幣贈言重琳球知止道攸貴懷禄義所尤四牡倦長路君轡可以收張邴結晨軌踈董頓夕輈東隅誠已謝西景逝不留性命安可圖懷此作前脩斂衽銘篤誨引帶佩

嘉謀迷寵非予志厚德良未訓撫躬愧疲朽三
省慙爵浮重明照逢廿又萬品同率由忠誥豈假
知式微發直謳亮自知傾西復求退無由又作平
有穆生董仲道讚稱其見微之美長子演秘書
郎先亮卒演弟悝湛逃亡湛弟都從建安郡世
祖孝建之中竝還京師
檀道濟高平金鄉人左將軍韶少弟也少孤居
喪備禮奉姊事兄以和謹致稱高祖創義道濟
從入京城參高祖建武軍事轉征西討平魯山

禽桓振除輔國參軍南陽太守以建義勳封吳興縣五等侯盧循寇逆羣盜互起郭寄生等聚作唐以道濟爲揚武將軍天門太守討平之又從劉道規討桓謙荀林等率厲文武身先士卒所向摧破及徐道覆來逼道規親出拒戰道濟戰功居多遷安遠護軍武陵內史復爲太尉參軍拜中書侍郎轉寧朔將軍參太尉軍事以前後功封作唐縣男食邑四百戶補太尉主簿諮議參軍豫章公世子爲征虜將軍鎮京口道濟

爲司馬臨淮太守又爲世子西中郎司馬梁國
内史復爲世子征虜將軍司馬加冠軍將軍義
熙十二年高祖北伐道濟爲前鋒出淮肥所至諸城
戍望風降服進剋許昌獲僞寧朔將軍潁川太
守姚坦及大將楊業至成皋僞兗州刺史韋華
降逕進洛陽僞平南將軍陳留公姚洸歸順凡
拔城破壘俘四千餘人議者謂應悉戮以爲京
觀道濟曰伐罪弔民正在今日皆釋而遣之於
是戎夷感悅相率歸之者甚衆進據潼關與諸

軍共破姚紹長安既平以爲征虜將軍琅邪內
史世子當鎮江陵復以道濟爲西中郎司馬持
節南蠻校尉又加征虜將軍遷宋國侍中領
世子中庶子兗州大中正高祖受命轉護軍加
散騎常侍領石頭戍事聽直入殿省以佐命功
改封永脩縣公食邑二千户徙爲丹陽尹護軍如
故高祖不豫給班劒二十人出監南徐兗之江北
淮南諸郡軍事鎮北將軍南兗州刺史景平
元年虜圍青州刺史竺夔於東陽城夔告急

加道濟使持節監征討諸軍事與王仲徳救東陽未及至虜燒營焚攻具遁走將追之城内無食乃開窖取久穀窖深數丈出穀作米已經再宿虜去已遠不復可追乃止還鎮廣陵徐羨之將廢廬陵王義真以告道濟道濟意不同屢陳不可不見納羨之等謀欲廢立諷道濟入朝既至以謀告之將廢之夜道濟入領軍府就謝晦宿晦其夕竦動不得眠道濟就寢便熟晦以此服之太祖未至道濟入守朝堂上即位

進號征北將軍加散騎常侍給鼓吹一部進封武陵郡公食邑四千戶固辭進封又增督青州徐州之淮陽下邳琅邪東莞五郡諸軍事及討謝晦道濟率軍繼到彥之彥之戰敗退保隱圻會道濟至晦本謂道濟與羨之等同誅忽聞來上人情兇懼遂不戰自潰事平遷都督江州之江夏豫州之西陽新蔡晉熙四郡諸軍事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持節常侍如故增封千戶元嘉八年到彥之伐索虜已平河南

尋復失之金墉虎牢並沒虜逼滑臺加道濟都
督征討諸軍事率衆北討軍至東平壽張縣值
虜安平公乙旃眷道濟率寧朔將軍王仲德驍騎
將軍段宏奮擊大破之轉戰至高梁亭虜寧
南將軍濟州刺史壽昌公悉頰庫結前後邀戰
道濟分遣段宏及臺隊主沈虔之等奇兵擊之
即斬悉頰庫結道濟進至濟上連戰二十余日前
後數十交虜衆盛遂陷滑臺道濟於歷城全軍
而反進位司空持節常侍都督刺史並如故還鎮

尋陽道濟立功前朝威名甚重左右腹心並經百
戰諸子又有才氣朝廷疑畏之太祖寢疾累年
屢經危殆彭城王義康慮宮車晏駕道濟不可
復制十二年上疾篤會索虜為邊寇召道濟入朝
既至上閒十三年春將遣道濟還鎮已下船矣會
上疾動召入祖道收付廷尉詔曰檀道濟階緣時幸
荷恩在昔寵靈優渥莫與為比曾不感佩殊遇
思答万分乃空懷疑貳履霜日久元嘉以來猜阻
滋結不義不暱之心附下罔上之事固已暴之民聽

彰於遐邇謝靈運志凶辭醜不臣顯著納受邪
說每相容隱又潛散金貨招誘罰猾逋逃必至
寔繁弥廣日夜伺隙希冀非望鎮軍將軍仲
德往年入朝屢陳此迹朕以其位居台鉉豫班
河岳弥縫容養庶或能革而長惡不悛凶慝
遂遘因朕寢疾規肆禍心前南蠻行參軍龐
延祖具悉奸狀密以啓聞夫君親無將刑兹罔
赦況罪釁深重君斯之甚便可收付廷尉肅正
刑書事止元惡余無所問於是收道濟及其子

給事黄門侍郎植司徒從事中郎粲太子舍人隰征北主簿承伯秘書郎遵等八人並於廷尉伏誅又收司空參軍薛彤付建康伏法又遣尚書庫部郎顧仲文建武將軍茅亨至尋陽收道濟子夷邕演及司空參軍高進之誅之薛彤進之並道濟腹心有勇力時以比張飛關羽初道濟見收脫幘投地曰乃復壞汝萬里之長城子孺乃被宥世祖世爲奉朝請

史臣曰夫彈冠出里結組登朝道申於夷路運邅

艱於險轍是以古人裴回於出處交戰乎臨岐若其任重於身恩結自主雖復據鼎承劒悠然不以存殁爲懷當二公受言西殿跪承顧託若使死而可再固以赴蹈爲期也及逢權定之機當震主之地甫欲攘抑後禍御蔽身災使桐宮有卒迫之痛淮王非中霧之疾若以社稷爲存亡義異於此但彭城無燕刺之釁而有楚英之戮若使一昆延曆亦未知定終所在也謝晦言不以賊遺君父豈徒言哉

列傳第三　　宋書四十三